

<<活了两辈子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活了两辈子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12052171

10位ISBN编号：7212052175

出版时间：2012-6

出版时间：安徽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樊云芳

页数：194

字数：21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活了两辈子&gt;&gt;

## 前言

面对不幸与灾难，笑比哭好 丁炳昌 我与写这本书的那个人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，相知甚深。因此，读着这本小书，我发出了会心的微笑：像！

文如其人，书如其人。

确实，这本小书是樊云芳的写照。

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有过无数幸福的时光，但也不可避免地遇到过不幸与灾难。

处于幸福中，樊云芳笑得很甜蜜，面对不幸与灾难，她虽然痛苦，但也会时不时绽出笑容，因为她一生的信条是：笑比哭好。

这本小书记录的，就是我们一生中两段灾难突然降临后的艰难岁月。

第一段是，1992年11月，樊云芳突然下身大出血，生命垂危，医生的诊断是“肠癌后期”。

领取首届范长江新闻奖不到一年的她，在自己飞得最高时突然折断了翅膀，猝不及防地从生命的“顶峰”跌入了“最低谷”。

之后是痛苦的手术，化疗……总算从鬼门关挣扎回来，但已经风采不再。

很多朋友为她惋惜，为她担心：49岁的她将如何面对今后的人生？

如何度过今后的岁月？

恐惧、忧虑、流泪，甚至痛不欲生——我们都经历过。

但灾难既然已经降临、已成为铁一般的事实，光是恐惧和流泪有用吗？

那天早晨，海军总医院的一位副院长到她病房里，对她说：“初步诊断，你患的是直肠癌。”她听了一愣，然后就咯咯咯笑起来：“你们搞错了吧，十年了，我没有报销过一张药费单子，自我感觉一直很好！

请问，你们见到过这样的癌症病人吗？

三天后，切片化验单出来了。

她仔细看了单子，不做声。

等医生走后，她转过脸来对着我，竟然又笑了——不过这一次是苦笑：“奇了怪了，我这种人竟然会得癌症……”思索了几天，她想通了，她失血的脸上挂着孩子般的笑容，反过来安慰我：“站在辩证法的角度，轮也该轮到我了——这些年我运气实在是太好了，但一个人不可能把好事占尽呀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进手术室前，她跟我约好：只要活着出来，就一定给我一个笑。

我在外面立了6个小时。

门开了，她被推了出来，脸白得就像床单。

但她已经醒了，在用目光找我。

终于找到了：就在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她毫无血色的嘴唇裂开了，绽出了一个笑容——这个笑容是那么微弱，但却那么生动，永远绽放在了脑海里。

几年后，彻底摒弃了“名记者”情结的她，选择回到记者站，当一个普通记者。

在日常生活中，这个老太太变得越来越爱笑。

早晨起床，听到阳台上两只鸚鵡的啼鸣，她会“咯咯咯”地笑；看到庭院里又开了几朵花，她也“咯咯咯”地笑，上网收到朋友的邮件，她边看边笑，晚上她进厨下面条，自己先尝一口：“呵呵，味道好极了！

自我欣赏的同时，笑得更开心……那些事情在我看来都很平常，真不知有什么可笑的？

真是个傻女人！

但久而久之，我也开始跟着她笑。

于是，平淡的生活中总是笑声朗朗。

我们这代人的命运，比起我们的上一辈知识分子要好很多很多了，但在改革开放之前，也有许多日子是欲哭无泪的。

## &lt;&lt;活了两辈子&gt;&gt;

譬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被“流放”到雁门关外的那段岁月。这也就是本书所写的第二大段。

1970年元月，我们两个生于黄浦江畔、长于上海的“臭老九”，结束了在河北一个军农场“再教育”的生活，又从滹沱河畔直接被发配到山西雁门关外的小山城浑源。我们心里如明镜一般：说是去进一步接受“改造”，实际上无异于“终身流放”。

面对车窗外令人心悸的、近乎原始的荒蛮，不可知的命运，已经在前方隐隐露出狰狞面目……在浑源，几个月见不到一片绿菜叶、一两猪肉，从县委食堂打回来的永远是水煮洋白菜与“傀儡”——一种玉米面与土豆混合制成的粗劣食品。同样令人难以忍受的，还有精神文化生活的彻底“沙漠化”：终年没有电影，没有小说，没有音乐，只有鼓噪“大批判”的高音喇叭，每天轰响在人们的头顶。

但即便在那种时候、那种地方，她也能从灰暗中寻觅出几抹阳光，从愁苦中找出很多乐子，也能笑得“咯咯咯”地像只生蛋的母鸡。

记得那天深夜，她偷偷摸摸地，鬼鬼祟祟地，从浑源中学被封存的图书室里偷回来一包书。一进家，就倒在炕上笑得喘不过气来——她笑自己，竟然有了做“小偷”的经历；她更笑自己“命太好”，竟然在这个偏僻、封闭的小县城里，能“偷”到一大堆世界名著！

“老天爷没有抛弃我们耶！”笑够以后，她盘坐在炕上，双手合一，虔诚地祷告：“老天爷，保佑我下一次、下下一次，还能‘偷’到这么多！”

不，不，是保佑我可以一直偷下去，直到……听得我在一旁忍俊不禁，笑出声来。

一次，她跟着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到黄花滩公社下乡，正遇上公社里杀一口猪，那年月大山区杀口猪不得了啊，周围村庄来了那么多垂涎欲滴的老乡，可剖开一看，全傻了眼：瘦肉层里排满了“米粒”，是典型的米猪肉！

米猪肉即患囊虫病的死猪肉，人吃了会得囊虫病：由虫卵孵化出的幼虫，会钻入肠壁组织，经血液带到全身，在肌肉里长出一个一个像米粒一样的囊肿，囊虫可寄生在人的心脏、大脑、眼睛，长在眼睛就失明，长在大脑会引发癫痫。

当下，那头病猪就在众人无限的惋惜与叹息声中，被深埋到了公社大院的后山下。但到晚饭时，小炕桌上竟然摆出了一盆香喷喷的红烧肉：原来是炊事员实在舍不得丢掉，偷偷留下的一块米猪肉。

“没事的，我煮了又煮，煮了又煮，消毒了，嘿嘿，消毒了！”

“红烧肉，被狼吞虎咽地消灭了。”

樊云芳也夹了一小块送进了嘴里。

但饭后从房间里出来，她呕吐了——当然，偷偷摸摸不让任何人看到。

回来后，我一听她也吃了米猪肉，气得发抖，半晌才气急败坏骂出声来：“你神经病啊！你无法劝阻，我理解，但你可以自己不吃啊！”

你！  
“……”她傻笑着，吞吞吐吐地：“我要不跟着吃，不显得我特别娇贵，惜命？”  
“你！”

“我真恨不得上去给她一个大嘴巴。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
“她居然还嬉皮笑脸地就地转了一圈，摆了个舞姿。”

“不是现在的问题，弄不好十年后得了癫痫，或者瞎了眼……”她扑上来捂住我的嘴，一边笑得“咯咯咯”的：“那等十年后再去发愁吧，我先过好了这十年，嘻嘻！”

“她从背包里捧出了从黄花滩带回的十几颗干枣、三块柿饼子，献宝似的高高举过头顶，兴高采烈地逗我：“喂，你倒是吃不吃啊？”

<<活了兩輩子>>

不吃？

我就全吃了！

哈哈！

”看到她这副没心没肺的样子，我也没法再生气了，上去一把抢了过来，两人笑作一团。

笑比哭好，这是樊云芳的性格，是她的一种处世方式，也是她的一种人生观。

说实话，这本书只能算是一本小册子，里面没有宏篇高论，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，但每一篇、每一行，都是从作者的心底里自然地流淌出来，夹带着各种各样的笑声：欢快率真的、苦涩幽默的、痛快淋漓的、偷偷摸摸的、忍俊不禁的、苦中作乐的……

## <<活了两辈子>>

### 内容概要

她的前半生从“流放地”走出，身为名牌大学高材生却被时代的暴风雪“刮”到雁门关外，凭借乐观自强，终圆名记梦，摘取首届范长江新闻奖。

她的后半生从从癌症中走出，47岁的生死变故让她“转型”成为一个快乐的普通记者和贤妻良母，重拾亲情、友情、信心、责任，享受了事业，享受生活。

隐忍、坚强、乐观，“苦难”让她活出了两辈子的精彩。

思索、改变、感恩，“微笑”让她书写了别一样的人生。

大苦痛必有大感动，真性情必有真文章。  
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作者樊云芳的真实自述和深切感悟——活了两辈子！

## <<活了两辈子>>

### 作者简介

樊云芳（1945年5月—）：上海人，著名女记者。  
1962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。  
1978年调入《光明日报》。  
作品连续4年获全国好新闻奖,20多篇作品获省部级好新闻奖。  
其中长篇通讯《追求》、新闻特写《飞天凌空》等入选大学教科书。  
1992年，发现患癌，经治愈，成功康复。

<<活了两辈子>>

书籍目录

丁炳昌·序：面对不幸与灾难，笑比哭好

梁衡·序：曾经有这样一代人

第一部分 “第二辈子”换了个活法

穿越死亡地带

下辈子我还嫁给你

妈妈为你们感到骄傲

岁数不是理由

十五的月亮十六圆

永乐村300号

爸爸，你是一本我没有读懂的书

妈妈，请在天国等我

无法拒绝的黑眼睛

第二部分 雁门关外的岁月

雁门关外的绮丽风景

小县城求职记

在小县城结交的“人物谱”

灰色岁月里的几抹阳光

第二所大学——“浑源新闻学院”

## &lt;&lt;活了两辈子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无法拒绝的黑眼睛 &ldquo;厄运&rdquo;一步步降临到沙沙身上 2007年6月底，我和老丁自驾小车，载着沙沙和飞飞，辞别骄阳如火的海口，一路沿着同三线高速公路，跨越四个省，回到了上海浦东郊区，回到了爸妈留下的那个农村小楼。

这里是我们新的家，也是我们俩在外奔波近半个世纪后叶落归根的&ldquo;故居&rdquo;。与我们日夜相伴的，还是这两条小狗。

其时，沙沙11岁半，飞飞8岁。

若按狗活7年等于人活1年折算，它俩已分别是人类的80岁与56岁了。

也就是说，我们四个&ldquo;老者&rdquo;将在相依为命中度过&ldquo;晚年&rdquo;。

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&ldquo;厄运&rdquo;正在降临到沙沙身上。

入冬后，沙沙有一天突然从楼梯上滚落下去，幸好没有摔伤。

我抱起她，仔细检查，意外地发现：她的右眼似乎已完全失明了，左眼也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雾。

我打电话给海口一个我们熟悉的宠物医生，他说：白内障呗，狗年纪老了都会这样。

怎么办？

带她去做白内障切除手术？

我绝望地望着窗外：凌厉的西北风裹挟着鹅毛大雪，已经持续飘落了近20天，尚无停止的迹象。

田野里，道路上，最深积雪达10公分，连上镇买菜都出不去，更何谈带一条瞎眼小狗到几十里外的市区？

但不给这小东西治疗，过段时间，另一只眼睛也会瞎，届时，可怜的沙沙将如何生活下去？

当晚，我把沙沙抱在膝盖上，用蘸了水的毛巾仔细擦她瞎眼上的眼屎。

眼屎已经干结，擦起来有点生拉硬扯的，疼得沙沙叫唤，飞飞紧张极了，时而站立起来舔它妈妈的脸，时而冲我&ldquo;呼噜呼噜&rdquo;表示不满。

第二天早晨，奇迹出现了：沙沙仰躺着，由飞飞帮她舔眼屎！

飞飞舔得如此专心，如此卖力，如此到位，以致沙沙舒服得闭着双眼，轻摇着尾巴。

这一幕直把我和老丁看呆了。

&ldquo;天哪，现在天底下有多少只知道&lsquo;啃老&rsquo;的不孝儿女，他们还不如我们的飞飞呢！

&rdquo;我惊叹！

更始料未及的是，从此，飞飞每天都给它妈妈舔眼屎，而且早、晚各一次，雷打不动；而且，每次都舔得如此专心，如此到位，毫不懈怠！

我们这样叙说，亲友们都以为两个记者在&ldquo;编新闻&rdquo;，但当他们亲眼看到后，均啧啧称奇，甚至有人歎为观止。

后来，沙沙两个眼睛全瞎了。

那对曾像黑水晶一般让我无法拒绝的黑眼睛，永远地失去了光泽。

进入了黑暗世界的沙沙，连着三天躲在墙角，一动不动，悄无声息。

饭，端到她跟前，她不碰，飞飞给她舔眼屎，她没反应。

&ldquo;沙沙是不是快死了？

&rdquo;我担心不已。

&ldquo;是呀，再这么下去，我看危险了。

&rdquo;老丁长吁短叹。

但奇迹又一次出现。

第四天，沙沙不仅吃完了给她的饭，还开始摸索着在屋子里转圈，从我们的卧室转到洗手间，又转到书房&hellip;&hellip;虽然不断地撞到墙上、家具上，甚至踩翻了水盆，但她就是不停地走，不停地走，走了一圈又一圈&hellip;&hellip; &ldquo;沙沙，看来你是舍不得离开飞飞，也舍不得离开我们呀！

&rdquo;老丁蹲到她面前，深情地抚摸着她，&ldquo;你放心，沙沙，既然你选择了坚强地活下去，我们会尽力照顾好你，一定！



## &lt;&lt;活了两辈子&gt;&gt;

然而祸不单行，我们发现，她的听力也在日渐衰减，一年后是完全失聪了。现在，我们的沙沙既生活在无边的黑暗中，又生活在无声世界里。她是多么孤独啊！

沙沙用“淡定”来接受接踵而至的灾难，但沙沙却用“淡定”来接受这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的灾难。

她随遇而安的适应能力令我和老丁惊异不已：她该吃就吃，该睡就睡，剩下的时间，依然不停地在屋子里转圈，虽然行动更加艰难，撞壁的次数更加频繁。

在无数次的“探索”中，她总会找到她的“目的地”：饿了时，她会蹲坐在楼梯口，默默地等待给她拿饭来；渴了时，她会找到那个墙角，那里有盛了水的碗；需要“方便”时，她一定会摸索到洗手间去，而不会拉在我们的卧室。

我和老丁常静静地观察着她：看，为了找到那个水碗，她已经在那个墙角旁来回转了10多圈，好，现在她的嘴马上就要接触到碗边了……可惜呀，又一次失之交臂！

我忍不住要走上前去帮助她，但老丁轻轻拉住我的手臂：“还是让她自己来吧。”

于是，在又转了七八圈后，她终于喝到了水——但是在碰翻了水碗之后——她欣喜地舔着流在地上的水，与碗里还剩余的一点水……眼泪，含在我的眼眶里。

“老丁，你难道不觉得：沙沙好像在‘预演’我们的‘未来’？”我问。

“是呀。”

老丁沉思着回答：“我们也会一天天更加变老。”

沙沙的今天，应该就是我们的明天——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自然规律。

“因此，我们更要百倍地珍惜当前的每一天。”

“特别是，更要百倍地珍惜自己的健康！”

“OK！”

我们击掌誓盟，发出会心的笑容。

调整后的作息表上，每天散步的时间，从原来的1个小时，延长到了1个半小时。

老丁打太极拳更加起劲，而我，亦更为卖力地侍候庭院的花草。

自从沙沙变得又聋又瞎，飞飞也很孤独。

它无奈地、惊恐地注视着妈妈的变化。

也许是心情郁闷，它开始自个儿溜出去游逛，一次，被邻居家的大狼狗灰灰追咬得满身是血，幸好被老丁看到，拿根木棍赶走了灰灰，抱回了飞飞。

老丁把云南白药倒在飞飞的伤口上，飞飞疼得全身发抖，不住地哀号。

我们正束手无策，“救星”来了，这就是沙沙。

我和老丁至今没搞明白，既聋又瞎的沙沙是如何得知她的儿子飞飞遇到了灾难？

又如何从二楼一步一步摸下20级台阶——可以想象这是何等艰巨的行程——来到儿子的身边？

难道真有第六感觉？

抑或真有母子间的心灵感应？

沙沙温柔地、耐心地、一遍又一遍地舔着飞飞的身体——包括伤口、包括身上的血迹。

在妈妈的爱抚中，飞飞终于安静下来，渐渐停止了哀号。

这一夜，我特意准备了一块干净的大棉毯，让母子俩相依在一起。

夜里，我数次起床，蹑手蹑脚来到它们跟前，每次，沙沙都在舔飞飞。

我把水碗端到她的嘴边，她贪婪地喝着，一边竟然还轻轻摇晃尾巴，向主人表示感谢！

如果有来世，沙沙，我们还在一起，好吗？

2010年9月10日，对我和老丁，还有飞飞，都是个“黑色星期五”。

沙沙走了。

## <<活了两辈子>>

她最后死于肺气肿，跟我的爷爷一样。

我们把她埋在了庭院里的一棵梨树下。

这样，站在阳台上，我们每天可以看到她，我们不会寂寞，她也不会寂寞！

沙沙，你是一条小狗，你在我和老丁最寂寞的时刻走进了我们的生活——那时刚穿越了“死亡线”到海口，我和老丁身体欠佳、缺少朋友、生活与工作压力很大——你的到来，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轻松与欢笑！

在你生命的最后几年，你又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“人生”启示！

谢谢你，沙沙，谢谢！

今天，已经是2011年6月29日。

在飞飞失去了你之后，我和老丁以无限的爱，帮助它度过了最孤独、最悲苦的时期。

现在你的儿子健康、安详、很乖、很懂事。

也许它终于开始表达你遗传的基因？

如果有来世，沙沙，我们还在一起，好吗？

&hellip;&hellip;

## <<活了两辈子>>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记得当年樊云芳只要一写稿，就对丈夫、儿子不管不顾，走进她的家，那真叫“家徒四壁”——不是经济拮据，而是不能“玩物丧志”！大病一场，死而复生，樊云芳铭心刻骨地体味了亲情与友情的可贵，体味了生命与生活的美好，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审视人生的真谛。

于是，当她几年后复出“江湖”时，朋友们感觉她变了：不再像原先那样咄咄逼人，而是变得宽容、随和、淡泊了；更重要的是，现在的樊云芳，不仅仅是个记者，还是个善解人意的贤妻良母。

而这种人性的回归，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这代人的身上。

了解历史，珍惜未来，愿今天的年轻读者能读懂这一代人！

——著名散文家 梁衡

<<活了兩辈子>>

编辑推荐

著名女记者的别样人生 她前半生从“流放地”走出来，后半生从癌症中走出来。她让一辈子的人生，活出了两辈子的精彩。  
最深切的人生体悟 最感人的真爱咏歌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相信并在追求着真爱与幸福的人！

<<活了两辈子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